

The Lodger

神秘房客

[英] 朗蒂丝 (Lowndes, B.) | 著
吴晨曦 张梓轩 | 译

揭开“开膛手杰克”神秘面纱
希区柯克悬疑大师地位的奠基之作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The Lodger

神秘房客

[英] 朗蒂丝 (Lowndes, B.) | 著
吴晨曦 张梓轩 |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秘房客 / (英) 朗蒂丝 (Lowndes, B.) 著, 吴晨曦, 张梓轩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1

(零点书库)

书名原文: The lodger

ISBN 978-7-5624-8702-9

I. ①神… II. ①朗… ②吴… ③张…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6784号

神秘房客

SHENMI FANGKE

(英) 朗蒂丝 (Lowndes, B.) 著

吴晨曦 张梓轩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65 千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702-9 定价: 2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9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2
第六章	40
第七章	49
第八章	56
第九章	63
第十章	71
第十一章	76
第十二章	84
第十三章	92
第十四章	99

第十五章	105
第十六章	111
第十七章	119
第十八章	126
第十九章	133
第二十章	144
第二十一章	153
第二十二章	158
第二十三章	165
第二十四章	173
第二十五章	179
第二十六章	183
第二十七章	189

第一章

罗勃特·邦廷和妻子艾伦坐在壁炉旁边，小心地添加木柴，微弱的炉火一闪一闪的。房间整洁得难以置信，所有的家什井井有条，很难想象它位于脏乱污浊的伦敦主干道上。此时若进来一位陌生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的人，推开卧室门乍一看，一定会以为这对夫妇十分幸福美满。

邦廷将身子深埋在皮制沙发椅里，头倚靠背，胡须刮得干净整洁、一丝不苟，这样的外表仍旧掩饰不住他过去的职业身份——一个颇有自尊的男仆。他的妻子坐在一把不甚舒适的直背椅上，昔日从事仆役工作的痕迹大多都已随风逝去，只余下一些无法抹去的细小烙印。她穿着一身干净的黑洋装，袖口和衣领一尘不染。婚前她是一位手脚麻利的高效女仆。

英国有句俗语：“外表是虚伪骗人的。”此话是对如今邦廷夫妇生活的最好描述。夫妇俩住的房间布置得非常完美。当年结婚置办家业时，他俩对每一件家具都精挑细选，安置在这个房间里的每件家具都

做工精细，质地坚固。他们家并不富裕，这些家具大多是他们在拍卖场上慧眼识珠低价买进的。比如那匹将雾气蒙蒙的梅里本街隔绝在外的红缎窗帘就非常便宜，再用上三十年也不成问题；再如脚下的阿克明斯特地毯，从拍卖会买来时几乎全新；再如邦廷先生现在坐的皮椅，堪称是一件奢侈品，只花了邦廷太太三十七先令^①，好让辛劳一天的丈夫有张舒适的靠背椅子可以休憩。屋子里的所有家具都凝聚着夫妇俩的心血，两人曾为此无比自豪。

不过，人的需求并不仅限于物质的舒适，比如邦廷夫妇就另有珍视的东西。他们卧室的墙上挂着很多框裱精美但已褪色发黄的照片，大多都是他们过去的雇主，或是他们受雇时住过的华屋豪宅。可见曾经的那段仆役生涯，并非全是充满忧愁的。

外表是会骗人的，而这对不幸的夫妇的外表远不止骗人。尽管他们有上好的家具，从里到外彰显着尊崇，但两人却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不得不依靠典当、出售这些家具维持生计。昨天邦廷想把那张椅子转手卖了，一位买主看到他们急等钱用，竟开出十二先令六便士的白菜价，所以椅子现在还得以保留。手头一拮据，夫妇俩不得不精打细算。烟草一直是邦廷最不愿放弃的嗜好，但不久前他也戒掉了。而善良体贴的邦廷太太明白烟草对丈夫的意义，前几天还挤出一点钱来悄悄为他买回一包维吉尼亚烟草。

妻子的善解人意令邦廷深受感动，好几年他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受到太太的体贴和爱意了，一时之间热泪盈眶、无语凝噎。尽管艾伦不止一次地后悔花了那四块半便士，但幸好木然迟钝的丈夫什么也没察觉到。

生活中总有一条无形的鸿沟将人们一分为二，一边是物质优越、高人一等、受人尊重但却未必快乐的富人，另一边则是因自身匮乏或

^① 英国货币单位由英镑 (Pound)、先令 (Shilling)、便士 (Penny) 组成，在 1971 年以前，1 英镑 = 20 先令，1 先令 = 12 便士。

社会法则的不公形成的贫困阶级，他们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挣扎求生，老死于劳役所、医院，或是牢房。

假如这对夫妻过着大众通常认为的标准“穷人”生活，没有这些精致的家具、优雅的陈设和看似不为衣食发愁的生活态度……一定会有善良的邻居向他们伸出援手。假如他们属于那种诚实可靠，平时又乐善好施的标准“富人”，同样也会得到善意的帮助。然而现实令人无奈，他们两者皆不是。

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一个人可能帮到他们，那就是邦廷前妻的姨妈——玛格丽特。她从亡夫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生活富足。姨妈十分疼爱邦廷与前妻所生的独生女黛丝，两人生活在一起。这两天可怜的邦廷一直在犹豫是否写信向她求援，因为担心会遭到凛然拒绝，邦廷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至于过去熟识的同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渐渐断了联系。倒是有个困窘时经常来探访他的朋友，一个名叫钱德勒的年轻人。很久以前，钱德勒的父亲曾是邦廷的上司，两人共事多年，相处愉快。只不过钱德勒没干这一行，而是投身警界。确切说，钱德勒是名警探。

刚搬到这里时邦廷夫妇很不走运，常常请钱德勒来家里做客，听他讲一些刺激、有趣的侦探故事，为生活增添点生气。如今邦廷整天为生活发愁，对警察如何智捕犯人、本该被吊死的坏人又是如何逃脱之类的故事已经失去了兴趣。

但乔·钱德勒依然是位忠实的访客，每周总会来拜访一两次，而时间也恰到好处，邦廷夫妇完全不必为他准备任何食物。这表明他是一位善良而体贴的年轻人。钱德勒时常帮助这位父亲的老友，前后加起来已经借给他们三十先令。但现在邦廷的口袋里只剩几个铜板，邦廷太太手上也只有两先令九便士，所有的钱还不够他们五周后要缴纳的房租。此时，所有的细软都变卖得一干二净，只能贱卖家具了。邦廷太太对当铺已经产生了恐惧，她说宁愿挨饿也不想再踏进当铺一步。

但她已发现邦廷手上那些视为宝贝的东西已陆续不见了踪影。比如那条老旧的金表链，那是邦廷服侍的第一个主人留给他的礼物。邦廷为人忠心耿耿，一直无微不至地照料着那位长期罹患重病的主人。另外还有个金领带夹和一枚纪念戒指也不见了，这些都是以前的雇主送给他的。她很清楚这些东西的下落，却什么都没说。

当生活逐渐滑向苦难的深渊，他的内心被恐惧所包围。即使天性再乐观的人，也会变得沉默寡言。一向多话的邦廷现在很少开口，不太爱说话的邦廷太太也更加沉默。太太文静的性格正是邦廷对她一见钟情的原因。

邦廷这样回忆当年的相遇情景：那天早上，刚被升为仆役长的邦廷在前任仆役长的带领下到宴客厅与大家见面，他一眼就看见了艾伦·格林，当时艾伦正小心翼翼地将葡萄酒倒进杯子。每天上午十一点半，他们的女主人都会喝上一杯葡萄酒。在邦廷眼里，她倒酒以及将酒瓶放回冷却容器时的神情是那么专注，那么令人着迷，以至于邦廷欣喜地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对象吗？”

而现在，她的安静、她的……她的沉默反而让不幸的邦廷更为不安。以前手头比较宽裕时，他喜欢带着艾伦光顾各种各样的小店。但现在他们为了买到更便宜的食品不得不走得更远，以免食不果腹的他们不至于饿死。

这个11月的夜晚漆黑而寂静，一阵匆忙的脚步和响亮的叫卖声打破了沉寂，那是报童在叫卖当天的晚报。邦廷不安地侧了个身。邦廷看报纸的习惯甚至早于抽烟，因为仆役一向是报纸的最大读者群。现在他已经放弃抽烟，但很不情愿再放弃另一项爱好。

透过紧闭的门扉和厚厚的窗帘，报童的叫卖声清晰可闻，一股精神上的、强烈的饥饿感向邦廷袭来。

丢人！太丢人了！我竟然不知道外边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只有监牢里的囚犯才会如此！那些叫卖声以及声嘶力竭的谈论声，仿佛在

暗示他，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一些新鲜刺激的趣闻，可以让他暂时忘掉烦忧。

他凑到窗边竖起耳朵，倾听着外面的声音。外面喧嚣而嘈杂，报童声嘶力竭的叫喊不是很清晰，只有“谋杀”“谋杀”的恐怖字眼钻进他的耳朵。

邦廷慢慢地将那些杂乱的字眼拼凑起来。没错！就是这样，“恐怖的谋杀案！圣潘卡拉街谋杀案！”邦廷记得圣潘斯克街发生的另一起谋杀案，一个老妇人被她的女仆谋杀。这件事发生在很多年前，如今他还记得，是因为事件中的主角与他有相同的身份。

今天，马里波恩路上的报童不止一位，这很不寻常。他们越来越接近邦廷的住处，现在又换了一种方式叫卖。但无论报童们如何兴致盎然地扯着嗓子，邦廷始终只能零星地听到一两个字。突然，“复仇者！复仇者又来了！”这个可怕的字眼钻进他耳中。

过去的两个星期，伦敦市某个小小的区域就发生了四起奇特、凶残的谋杀案。第一件并未引起人们的兴趣，第二件开始受到关注，报上用一个小篇幅报道了，那时邦廷还在看报纸。紧接着发生了第三起，这个不同寻常的案子引起了轰动。因为死者是一名醉酒妇人，她的衣服上别着一张三角形纸条，上面用红墨水以印刷体写着三个字：“复仇者。”

不仅是专门负责调查犯罪案件的警察，就连那些对这类恐怖、神秘案子特别感兴趣的普罗大众都认为，这三起案件可能是同一个罪犯所为。但就在公众对案子的议论浮于表面时，另一起谋杀案又发生了。它清楚地表明，某种神秘、可怕的复仇欲望占据了凶手的内心。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复仇者”和他犯下的罪行，就连每天早上给邦廷家送牛奶的工人也不厌其烦地和邦廷谈论最新消息。

邦廷回到火炉边，略带兴奋地望着妻子，只见她面色苍白、精神萎靡、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一种强烈的愧疚感向他席卷而来，她的

样子使他很伤心。

这天早上，邦廷将从牛奶工人那里听到的复仇者故事讲给艾伦听，但她却毫无兴趣。事实上，艾伦一直都不喜欢这类血腥恐怖的故事。

邦廷太太喜欢哀婉缠绵的故事，偶尔也对那些忘恩负义的轶闻感兴趣，但对这种暴力故事敬谢不敏。

过去那段买得起报纸的快乐时光里，邦廷每天要买很多份。虽然那些刺激的、神秘的社会奇闻或谋杀案可以调剂邦廷的精神，但因为艾伦的反感，因此邦廷经常得按下性子尽量少说那些。

此时此刻，他的生活是多么无趣、可悲，根本没心思关心她的感受。

他踱着小步，踌躇地移到门口，半侧着身子望了艾伦一眼。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圆脸上，闪现出一丝狡猾，就像小孩干坏事前窥探着父母的动静。

邦廷太太仍然安静地坐着，瘦削的肩膀稍微倾斜，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微弱的炉火。

邦廷转身开门，迅速溜进漆黑的大厅。为了节省开支，大厅早就不开灯了。随后邦廷走出前门，穿过房外的砖砌小道，推开那道连接潮湿街道的铁门。

此时他犹豫了，右手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四便士，神情有点悲哀，艾伦又会怎么用这些钱呢？

这时一个男孩抱着一叠报纸跑了过来，邦廷再也按捺不住开了口，“来一份《太阳报》，”嗓音涩涩的，“或者《回声报》。”

男孩停下来喘了口气，摇头说：“只剩下一便士的报纸了，先生，您要哪一种呢？”

满含着期待与愧疚，邦廷掏出了一便士，从男孩手中取了一份《标准晚报》。然后，他关上了铁门，沿着潮湿的小道走了回去。虽然天气冷得让他有些发抖，但此刻他的心中满是急切、快乐的期待。幸亏花了一便士，虽然有些鲁莽，但接下来他将度过快乐的一小时，暂时

忘却自身的焦虑、沮丧与可悲。不过他还是有点气恼，因为他那饱尝艰辛的可怜妻子无法与他共享。

邦廷感到有些不安与懊悔，他知道，艾伦从未为她自己花过哪怕一个便士。他知道他做得不对——如果外面不是那么寒冷、潮湿，那么，即便细雨绵绵，他也会走出去，走出铁门，站在街灯下享受这份欢乐。邦廷在漆黑、寒冷的大厅中犹豫着，他想象着艾伦那淡蓝色眼睛里发出恐惧、紧张的眼神，这是自己无法面对的，确实不应该花费一便士买这份报纸。

突然，他面前的那扇门开了，一个焦虑、不悦的声音响起：“邦廷，你愣在那里干什么？快进来，快！这样子会感冒的，我可不希望你生病让我照料你！”

最近很沉默的邦廷太太很少一口气说这么多话。邦廷走进冷冷清清、缺乏生气的屋子，低声闷哼说：“我去买了份报纸。”

他毕竟是一家之主，有权决定钱怎么花，况且这些钱都是他向可敬的乔·钱德勒借来的。尽管是为整个家所借，但还钱的压力扛在他的肩头，而不是艾伦。邦廷已经典当了自己身上的一切，可艾伦呢？手上还戴着她的结婚戒指，这让他有点不高兴。

他踩着沉重的脚步从艾伦身边走过，艾伦没有说话，但他知道她一定很气恼，还会暗自鄙视他的这种奢侈。怀着对她的怨怼，邦廷把大厅的灯点得通亮。艾伦以前就说过，她绝不会有任何的抱怨。

“不开着灯，怎么能让人看见广告牌？怎么会有客人上门？”他大声怒吼。

邦廷的话不无道理。房间里的灯一亮，靠街窗户上的广告牌才能亮起来，上面的“房间出租”字样才能看得清楚。

邦廷走进房里，妻子默默地跟了进来。他重新坐到那张舒适的安乐椅上，随手往炉子中添了一些木柴，拨弄了几下火苗，火势更旺了。他很久没冲妻子大声说话了，一家之主的威信让他既愉悦又有些懊恼。

一个男人偶尔也会坚持一下自己的立场吧！可妻子是那么善良、贤惠，为什么要对那个可怜人大声怒吼？

邦廷太太有些生气，苍白的脸上有了点血色，她不习惯别人对她大吼大叫。她知道，若邦廷不是情绪太低落，他是一个最温和的男人。她在房里走来走去，拍了拍灰尘，挪了挪没有摆正的家具。

激愤与自怜让她的手不住颤抖。一便士？竟然为了一便士便这样，真可悲！但他们的确是山穷水尽了。更令人诧异的是，丈夫还不了解他们如今的窘境。

邦廷看在眼里，若是以前他肯定会百般抚慰她，而现在他只想要安静，也可能出于内心的羞愧。他什么也没说，而妻子很快就放弃了那些令他不悦的举动。但邦廷太太并没有顺从丈夫的心意坐下来。一见到他埋头看报的样子，她就怒火中烧，一刻也待不下去了。眼不见、心不烦，她走进隔壁的卧室，将正在温暖火炉旁看报的丈夫置于脑后。卧室里又冷又暗，她坐了下来双手按着太阳穴。

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和失落，像她这般品性端正、自重自爱的人竟然会沦落到如此寒碜的境地！她和邦廷早过了共同从事仆役工作的年纪，除非妻子恰好是位专业厨师，才有机会各自以厨师和仆役长的身份，再过上好日子。可惜邦廷太太并不是厨师，她只能胜任简单的杂役工作，照顾好房客的需求，但也仅限于此。

对外招租？过去她总认为这种想法很愚蠢，且只是她该从事的副业，而邦廷才是养家糊口的主力啊！但后来他们还是干了起来，开张阶段还做得不错，那是在海边的一幢大房子，生意虽然不如预期那么好，但他们还是赚了钱。可后来猩红热爆发，和其他无数的倒霉蛋一样，他俩也一蹶不振了。生意的失败让夫妇俩负债累累，甚至在好心的旧雇主那里欠下了一笔巨款，几乎偿还无望。之后他们变卖了海边的房子，加上所有的积蓄才还清所欠的债务。他们没法再从事仆役工作，无论是在一起还是各自分开。他们决定做最后一搏，利用身边

仅剩的一点钱，在梅里本街租下了这栋房子。

梅里本街位于伦敦西区，邦廷之前的两个雇主就住在附近。他们都是富贵人家，在家就可以鸟瞰到整个摄政公园^①。起初，在前雇主的帮助下，外表出众、行事干练的邦廷不时可以在私人宴会中找到侍者的工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没多久，一位前雇主移居到伦敦的另一区，另一位则在搬到贝克街后破产了。

但现在呢？就算仆役工作邦廷也没办法从事了，因为前段时间他将工作服卖了。这件事在他看来无关紧要，也没有询问过妻子，而妻子也无心多问。如今生活拮据，这是一个好丈夫应该做的。那晚他将卖衣服换来的钱交给了太太，而她却为邦廷换回来最后一包烟草。

回想以前的帮佣生涯，那时候她和邦廷尽管没有什么私生活，但却吃穿不愁，那时是多么幸福啊！

就在此时，前门突然传来两声巨大、颤抖的敲门声。

^① 摄政公园，英国著名旅游景点，始建于1812年，1838年对外开放，面积约二百万平方米，为伦敦第二大公园。

第二章

邦廷太太紧张地跳了起来，站在黑暗中倾听了一会儿。邦廷在外边读着报纸，灯光从门缝里透了进来，让房间愈发黑暗。

敲门声再次响起，巨大、颤抖地响了两声，而不是一声。她告诉自己恐怕不是什么好事。若是租客上门，敲门声必定清晰、简洁、大胆而自信。不，一定是流浪汉吧！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随时都可能上门，半哀求半强迫地向人乞讨。

邦廷太太对这类人极为反感，尤其是其中一些女人。在她看来，这些人来历不明，鬼鬼祟祟地游荡在各大城市，不时影响正常人的生活，并且纠缠不休。自从他们出于节省开支晚上不开灯之后，已经很少再受到这些不速之客的打扰。他们是被光亮所吸引的夜行一族，一般不会打扰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们。

她打开卧室门，迟疑了一下。邦廷离门口较近，但他没艾伦那么善于对付那些古怪难缠的人。然而今晚，她还是希望邦廷能去应门，可邦廷却坐在那儿专心地看报纸。听到卧室门一开，他头也不抬地问

了一句：“你没听见敲门声吗？”

艾伦默默走进大厅，打开大门。门前最顶层的台阶上，站着—个瘦高男子。她被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面前这位年轻人身披及膝长风衣，头戴旧式高顶丝质礼帽，小半张脸遮挡在深灰色围巾下。他把右手放在胸前，对着艾伦眨了一下眼，目不转睛地看着艾伦。艾伦定了定神，她那训练有素的判断力立刻告诉她，眼前的男子尽管行迹有些古怪，却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其出身不亚于她的前几任雇主。

“先生，请进。”艾伦有些胆怯，低沉地说道。

走廊里的灯亮了起来。男子抬脚走了进来，优雅地摘下帽子，将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了嘴，身子微倾着问道：“这里还有房间出租吗？”男子的声音有些尖锐，似乎带着一丝犹疑。

“是的，先生。”她有些不确定地回答。很长时间都没有这种高雅的、他们愿意接待的绅士入住他们的房间了。

她下意识地侧了侧身，伸出右手指引这位陌生人走进大厅，动作标准而流畅，丝毫看不出她刚才还在为生计发愁。

这时，邦廷太太注意到他的左手拎着一个—小袋子，很新，用坚固的棕色皮革制成。

“我想找一个安静的房间，”他说道，又梦呓般重复了一次，“安静的房间。”

说话的同时，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蜡黄的脸亮了起来。因为大厅的布置毫不含糊，而且非常整洁。有整齐的衣帽架，有与壁纸颜色相称的暗红色高级呢绒地毯，能让客人们疲惫的双脚倍感舒适。

毫无疑问，这真是一个上等的寄宿地，连管家都是一流的。

“目前我有四个房间可以出租，您会发现它们都很干净，除了我和丈夫住以外，其他房间都是空的。”说话时她努力按捺住内心的兴奋。来访者很可能成为她的新房客，而且还是一位举止有度的绅士。或许他们的生活也会随之改变，说不定能重新过上年轻时那种衣食无虑、

高兴欢乐的日子。这一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听起来很不错，”他说，“四个房间？哦，我可能只要两间。我想先看一看四个房间再说。”

真走运！幸亏邦廷开了灯，否则这人不会找上门来。

她转身走向楼梯间，几乎忘了大门还是开着的。这位她已当成新房客的陌生人走过通道，替她关上了大门。

“啊！谢谢您，先生。”她说，“抱歉，麻烦您了。”

他们的目光交会。

“在伦敦，开着大门很不安全。”他有些严厉地说道，“希望您别常犯这样的错，太容易让人潜入了。”

邦廷太太十分难过。尽管他的语气不失礼貌，但显然已生了气。

“先生，我保证下不为例，”她连忙回应，“您不需要担心！”

这时，邦廷先生的咳嗽声透过卧室紧闭的门传来，不过是一小声干咳，这位未来的房客反应相当激烈。

“是谁？”他紧张地抓着她的手臂，“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那不过是我的丈夫。几分钟前他出去买了份报纸，可能因此受了点风寒。”

“您丈夫？”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带着一丝猜疑。“请问他的职业是……”

邦廷太太挺直了身子。邦廷的职业是什么与他人无关，但现在表现出不悦对她并没有好处。

“他做临时仆役。”她语气僵硬地回答，“以前他在一位绅士家里服务，先生。如果您有需求，他也可以伺候您。”

说完她转身走上陡峭而又狭窄的楼梯。

在第一段楼梯的顶端，是邦廷太太称为带客厅的套间，包括前面的客厅和后面的卧室。

她开了卧室门，点亮了灯。